

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革命老区,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才辈出,素有“安东出才子”之美誉。当代涟水,更是人才济济,能人迭出,他们已然成为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0@qq.com。

钱骨铭心故乡情

□ 刘建同



梦见故乡月华明,登高凝望天际云。游子铭记养育恩,寸草难报春晖情。

故乡涟水不仅是养我身体育我成才的风水宝地,淳朴敦厚的民风 and 勤奋好学的秉性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让我受益终生。

唐宋时期的涟水面临临海,渔耕两作,堪比江南鱼米乡。明代黄河夺了淮河入海口,在涟水境内多次改道,到了清代涟水已经呈现出“是田皆斥卤,有地但蓬蒿”的荒凉情景。

涟水自古就以“穷读书,苦兴教”闻名于世,“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成为世代流传的家训乡风。

遵循“守清白教耕读”的家训,我的父亲从涟水师范毕业后回到乡

间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最后壮烈牺牲。

两位兄长先后到涟中上学,主动向教师中的进步力量靠拢。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果断参加了革命队伍。

我在少年时期就成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小小年纪就学会干各种农活,解放后考入涟中,当时我们的教室设在五岛湖边,宿舍就在碧水环绕的岛上。

在母校学习期间,由于老师循循善诱,我逐渐摸索出一个学习方式,将每门功课的主要内容以最精练的文字编写出层次分明的纲目。在提炼编排过程中,我自感趣味横生,避免反复死记硬背的枯燥,既融会贯通,又记牢牢固。

从高中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我的每门功课都获得了满分。在学完基础课划分专业时,学校将我分到当时极其保密的火箭发动机专业,并且让我担任学习班长。大学毕业后又将

我分配到国防部的导弹研究院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我凭借涟水人的勤奋敬业和母校培养的学习方法,探索出适合我的工作程式:每一项技术工作都按照正本清源、广征博引、统计分析和循环迭代的原则明确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反复研究解决途径和实施方案。

我完成的多项研究都在当时相应学术领域达到前沿水平,大家一直把我当作多个学科的专家。退休后,因为我曾经的成就,先后被原单位延聘、返聘、特聘。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应邀开展培训和技术咨询。

故乡涟水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外地求学时我常利用假期回乡,工作后我在家乡找了对象……

从本世纪开始,我的工作逐渐减少,每年春秋常回家乡同亲友聚会,享田园之乐。然而回到北京,我又多次梦见飞往涟水城郊的机场。



夕照山漫笔

据媒体报道,最近有一大批理财平台纷纷倒闭,这些理财平台无一不是以高息为诱饵吸引社会投资的,其中不乏有老年朋友深陷其中,赔了大本,他们纷纷到理财机构讨说法,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

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多投资理财的渠道。但由于监管不到位,理财平台良莠不齐,突出一点就是以高息理财来吸引投资。一批手里有闲钱的且无投资经验的老年人看好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理财产品,以期获取可观的利益,完全视风险于不顾,一旦出事,就痛不欲生。

当然,老人理财也是想将晚年生活多加一道保障,活得更充实更稳当一些。

这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能不考虑风险因素,有的理财平台打着理财的名义,实质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老年人就是他们主要瞄准的对象。一旦老人失去判断的能力,他们就会对谁的建议都不听,一副我的钱我做主的态度,义无反顾将老本投了过去。殊不知,这种理财往往要吃大亏的,有一句经典且扎心的话:你贪图别人的利息,而别人却是要你的本金。

老人理财要稳,就是要心稳、神稳、手稳。现在的理财产品非常多,有

一些非法集资手段隐蔽,不过,再隐蔽的手段,都少不了高息这个标签。在高息面前,老人要多留一个心眼,更不能有从众心理,张三爹投了,李四妈投了,自己再不投,不就落伍了嘛?关键时候,心不稳了,就更不坚定了。所以,在高息面前不动心不乱神,保持清醒的头脑,诱惑就会离你而去。农村有句话叫“巧当巧当,有巧才会上当”。

笔者以为,老人理财“稳”字当头的秘诀就是理性投资,不能跟风走,投资时不妨与家人或有经验的人沟通请教,天上不会掉下馅饼的。最后,笔者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理事长楼继伟的一句话:“保证6%以上的回报率就别买了。”供老人们投资理财时参考,建议大家给自己购买的理财产品体检体检,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

老人理财要「稳」字当头

□ 常春藤

老同学段凌均

□ 王建成

那天上午,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迟疑了一下接听,是本地一位认识的人打来:“是王建成吗?我想问一下,你有一位叫段凌均的小学同学吗?”

放下手机,我的眼前浮现出童年时段凌均同学的面容。他个子比较高,长方脸型,说话声音很大。

在我的记忆中,他穿的总是蓝色的灯芯绒外套,脚上是解放鞋,经常戴着一顶军帽。在那个年代有顶军帽是很了不起的,我和男同学们都很羡慕。

他和一位叫李坚的漂亮女同学同桌,也让我们有点嫉妒。他来没多久,我就和他成为要好的朋友。

他性格比较执拗,认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我们有时会因此闹别扭,但很快就和好了,因为他曾对我说:“我这个脾气比较犟,闹气时你要先找我和好,我就会与你和好!”

我了解了他的脾气。可是有一次我们闹完气后,第二天我又主动找他和好,他却不搭理我,搞得我很久都在生他的气,至今想来很是很好笑。

他大约是1970年上半年离开我们学校的,临走的那几天我好几次去他家,看到他家人都在收拾东西。

一天下午,他对我说:“我走了会很想念你的!”

我们相约来到照相馆,请摄影师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他站在右边,我站在左边,手捧当时很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一脸严肃,但流露出的却是真诚。

这张照片伴随我很长时间,可惜在结婚搬家时丢失了,让我惋惜了很长时间。

“我走了会很想念你的!”多少年来,孩提时段凌均的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没想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果然如此,突然听到他的消息,并且知道他也在找我,不禁让我喜出望外……

我坐在办公桌前静静地等了一会,手机响起来,来电显示是湖南的号码。我立刻接听,对方发问:“你是王建成?”

过去了半世纪还在寻找我,这让我眼前浮现出他小时那一脸执拗的神情,不禁笑了。

我们都老了,但他对我的情谊让我深深地感动和感激!



讲述

我还要再活一百岁

□ 陈裕

今年7月22日,炎热的暑气稍退,我便在东胡集镇镇北村老支书王洪来的陪同下,来到该村田皇组104岁高龄的田黄氏家采访。

田老太出生于1915年3月21日,娘家在临近的严黄村。老人年幼时未能读书,十几岁就跟着大人下田干农活。当时的涟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们家整天过着吃早没晚的艰苦生活。长大后,经人介绍,与田守道共结连理,共生有8个子女,现还有6个子女健在,均儿孙满堂。

田老太的丈夫田守道因患肺结核病常年服药治疗,后于1956年去世。田老太含辛茹苦,带着几个孩子苦撑岁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为了不让孩子们挨饿,以野菜、草根、槐树花、榆树叶当主食,度过了荒年歉岁,保住了孩子们的命。

孩子们的衣服常常是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破纳头。为了养家糊口,她让大一点的孩子



带小点的孩子。为了安全,她常把孩子们锁在家里,自己起早摸黑挣工分。

说起过去的苦楚,老人家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随着儿女们渐渐长大,一个个成立了的家庭,苦尽甘来,儿女们知恩图报,也争着孝敬

自己的母亲。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田老太93岁时患上肠梗阻,因年龄较大,儿女们把她送到好几家医院,医生都不敢给她开刀。

全家焦急万分,后来送往市一院求治,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田老太转危为安。

住院期间,儿女们轮流值守,精心服侍。

田老太身体康复后开始注重养生,她不吃荤,早晚两顿只喝稀饭。但中午和晚上必定要喝两杯小酒,偶尔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老人家平时心情开朗,耳不聋、眼不花,不但能穿针引线,还能在菜园里干活。

田老太现在住在小儿子田立荣家,因为要照顾老母亲,田立荣近年来没有出去打工,夫妻俩把老母亲的饮食起居安排得井井有条,其他5个兄弟姐妹也隔三差五地回来看望老母亲。

2015年田老太百岁生日时,县民政局、镇村干部都前来看望。全家共66口人聚在一起照了全家福。田老太说:“旧社会把我们穷人当棵草,新时代把我们老人当个宝。遇上好日子,我还要再活一百岁。”



与鸽子的不解之缘

□ 青竹



“苍白骑士,你一定要替我撑足脸面。”在淮安市某养鸽协会组织的2018年春季500公里鸽王比赛中,70岁的汤广发默默地对自己的赛鸽说。他念叨的苍白骑士是一种血统比较纯正的赛鸽,是目前国内比较优秀的赛鸽品种之一。

汤广发住在我县城南社区居委会,幼年时,住在隔壁的堂哥养了几只鸽子玩,鸽子们每天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传入他的耳朵,撩得他心痒,他禁不住跑过去瞧稀奇。

在逗弄玩乐中,鸽子很快成了他的伙伴。

后来,做篾匠的舅舅做起了贩鸽子的生意,他给了汤广发三四只鸽子。汤广发高兴极了,张开手看着它们展翅飞翔,就像自己翱翔在蓝天一样快乐——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没经过训练的鸽子一去不复返了。

13岁时,汤广发因家庭生活困难辍学,他开始在生产队里干些拔草、挑猪菜的活计。两三年后,他被分到生产队棉花试验队。每天和同伴抬着二百多斤的肥料到田里,常常刚放下筐人就瘫在了地上。

劳动之余,汤广发唯一的乐趣就是玩鸽子。他四处打听哪里有鸽子,因为自己没有钱,他打听到了,就委托相熟的人去帮他讨要。

慢慢地,他的鸽子有三四十只了。鸽子有时会到农田里觅食,有的孩子见了,就把小木桩钉在田里,桩上面扣一根细绳子,将细绳打成结后在地上放上些诱饵,鸽子一吃,就会被套住脖子。

渐渐地,汤广发的鸽子被捉得仅剩下一只了,这时候,他的手里有了一些钱,他不去买吃的穿的,而是

到当时的淮安县席桥乡等地陆续购买一些鸽子。

——到那时为止,他对鸽子的兴趣很盲目,对鸽子并没有更深的了解。有一天,他正在鸽市转悠,看到一个老人在卖一对观赏鸽,其中一只公鸽羽毛十分漂亮,他有心买下来:“这只多少钱?”

老人翻了一个白眼:“要买就是一对,五块钱!”

彼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19元。

他有点舍不得,可目光却无法从鸽子身上挪开,摸摸口袋里仅有的五块钱,他一狠心,把这对观赏鸽买了回来。

从这一对鸽子开始,他知道了观赏鸽、信鸽等的不同特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玩鸽子的门槛越来越精了”。

后来只要一出差到市区,他就会

到鸽子寻找心仪的鸽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成为县信鸽协会首批会员。

近年来,他生活清闲,开始养起了詹森、速霸龙、苍白骑士、杨阿滕、考斯特、万侯等名贵品种赛鸽,数量也达到了二百多只,每年选送赛鸽参加全国各类赛鸽比赛。

在今年的春季500公里鸽王比赛中,汤广发的苍白骑士赛鸽不负所望,一举夺得冠军。

捧着奖杯,汤广发仿佛看到了他的苍白骑士赛鸽在蓝天下翱翔的潇洒身姿,飞过千山万水,历经艰难险阻,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努力着。

